



出土战国马坑、汉代铜钱、唐代铜托等，奉节永安镇墓群考古证实，三峡地区自古就是文化交流、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——

奉节永安镇墓群 神秘墓主人是谁？

奉节县永安镇，曾发现三峡地区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战国墓葬M99，墓中出土的包金铜节约、镂空铜熏杯等稀世珍宝，让世人惊叹。

然而，这座墓群的秘密远不止于此。
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《奉节永安镇墓群》日前正式出版，更多令人惊奇的发现浮出水面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更加鲜活、复杂且充满谜团的三峡古代图景。近日，奉节永安镇墓群考古领队、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袁东山逐一揭开这些惊人发现。

一座罕见马坑见证巴楚之争

当历史的聚光灯打向永安镇墓群中的战国墓葬群时，一座特殊的马坑揭开了巴楚文化融合的序幕。

发掘现场，一座编号为M79的特殊遗迹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。它并非墓葬，而是一座马坑。坑内，马匹呈侧卧姿态，仿佛还在驾乘奔跑。这并非随意弃置，而是有意识地摆放。更奇特的是，坑中出土的并非实用的战马配饰，而是一套做工轻薄，甚至有些粗糙的铜马衔、铜节约等马具。

这座马坑的主人是谁？它为何孤零零地出现在这里？

袁东山说，破解谜题的关键线索来自墓葬的位置。M79恰好位于三峡最大战国墓M99的右前方，且时代相同。由此推断，它极有可能是附属于M99的陪葬坑，相当于墓主人生前“豪车”的“模型版”随葬坑。

然而，更大的谜题接踵而至。

在楚文化传统中，车马往往是同坑合葬，像这样单独埋葬马坑的情况极为罕见，此前仅在荆州熊家冢墓地见过。一座典型的楚式大墓，为什么配了一个非典型的陪葬坑？

这与历史上那段波澜壮阔的“巴楚之争”密切相关。

史料记载，周初巴、楚同受封于周天子。数百年间，两国在今天的重庆、湖北交界地带既联手合作，又相互攻伐。战国中晚期，楚国势力大举西进，逐步控制了包括奉节在内的峡江地区。楚文化开始强力渗透，与本地巴文化剧烈碰撞、融合。

M99的墓主人，或许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亲历者。

墓中，楚式的青铜礼器、车马器与巴式的柳叶形剑、虎纽剑共存。贴身随葬的5件兵器，全是巴式兵器。

袁东山说，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巴人上层贵族将领，甚至可能是在楚国任职的巴人。这座孤独而神秘的M79马坑，不仅是楚文化向三峡强力扩张的实物证据，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墓主人非同寻常的高贵身份。

墓群出土重45克巨型铜钱

历史的车轮从战国辗过，来到大一统的西汉王朝。当聚光灯转向永安镇墓群中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时，一枚特大型铜钱将考古专家带入了一个关于财富与信仰的谜题。

在这座属于西汉时期的M36汉墓中，一枚铜钱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是一枚“半两”钱，但它绝不是你印象中那种指甲盖大小的铜钱。

这枚钱币，钱径达到了惊人的6.4厘米，重量有45克。然而，同时期普通的“半两”钱，大的钱径约3厘米，重量多在7克以下。这枚钱币的大小和重量，是普通钱币的数倍。

它放置的位置也与众不同，并非与其他五铢钱混在一起，而是与铜印章、磨石及朱砂单独存放，显然被墓主人视为非同寻常的珍爱之物。



永安镇墓群发掘现场



铜器盖

永安镇墓群发掘完工全景

它究竟是什么？史书和专业的考古报告为解密提供助力。

袁东山说，翻阅史料，这种特大型“半两”钱极为罕见。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实物对比，专家确定它产自汉武帝时期，但作用为何却没有答案。它不是样钱，因为太过巨大，不具备标准性；它也不是镇库钱，因为镇库钱的出现要晚得多。虽然它单独摆放，意义非凡，但墓中同时还随葬了多枚实用五铢钱，因此它更像是墓主人生前珍藏的一件特殊物品，而非单纯的丧葬明器。

出土罕见的固定下颌铜托

时间继续奔行，永安镇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器物，则触及了古人最深层的恐惧与信仰——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灵魂的守护。

在编号为M17的唐代墓葬中，一件器物让考古专家眼前一亮——铜颌托。它的形状很简单，就是一段缠绕铜丝的小托。但在考古学家眼中，它极不寻常。

它的功能是固定死者的下颌，防止下葬后因肌肉松弛而“张口”或“掉下巴”。在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里，保持遗体的完整和尊严至关重要。然而，这种特殊的葬俗在三峡地区前所未见。

更奇特的是，发现它的M17，本身也是一座极为少见的“土洞墓”——直接在斜坡上开挖洞穴作为墓室。这与三峡地区传统的竖穴土坑墓截然不同。

这群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？他们来自何方？专家们提出了多种大胆的推测。有学者认为，这种土洞墓与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如出一辙，可能是一支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遗存。结合文献记载，唐武宗会昌年间，曾有归降的回鹘人被安置在夔州（今奉节）附近，因此这可能是回鹘人的墓葬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这与安史之乱有关。

战乱中，大批关中百姓南逃避祸，也将家乡流行的土洞墓带到了三峡地区。

对于铜颌托，有学者将其与中亚草原的萨满教联系起来。在萨满信仰中，固定头颅是为了让灵魂能够辨认并返回躯体。还有观点认为，这与信仰祆教（俗称拜火教）的粟特人有关。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民族，粟特人在北朝和隋唐时期大量入华，也将他们独特的丧葬习俗带到了中原乃至三峡地区。

一个小小的铜颌托，不仅是一件丧葬用具，更可能是一条连接着三峡与万里之外的西域，乃至整个欧亚草原的文化纽带。它揭示出，在盛唐时期，三峡并非封闭的角落，而是各种文化、族群和信仰交会融合的十字路口。

从战国巴楚将领的马坑到汉代的巨型铜钱，再到唐代移民的铜颌托，奉节永安镇墓群的秘密逐一揭开。这里不仅有王者之墓的奢华，更有小人物身上折射出的历史洪流。它证明了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流、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，每一层泥土之下，都埋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



包金车马器

永安镇墓群出土的镂空铜熏杯